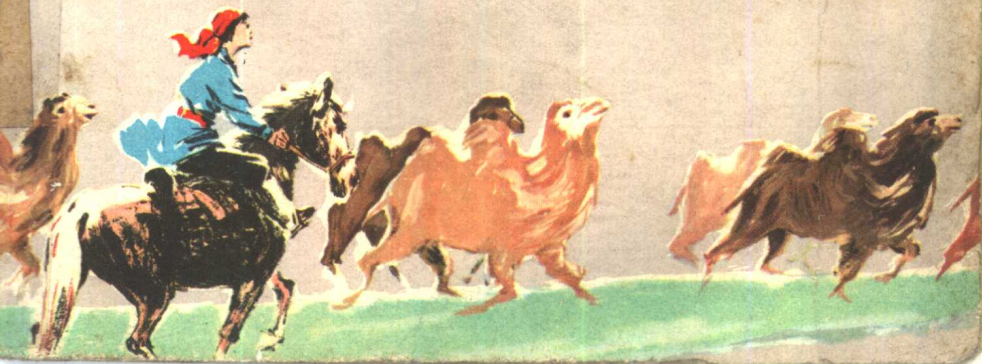


阿力玛斯之歌

冯苓植



阿力玛斯之歌

冯 苓 植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七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以饱满的革命激情，优美的抒情笔触，鲜明的蒙族特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春天，北来的寒流侵袭着阿力玛斯大草原。狂风、大雪、严寒给贫下中牧带来了百年不遇的灾害。“豺狼和灾害往往是双胞胎”，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互相勾结，乘机破坏。然而，“在豺狼面前没有示弱的猎人”，象金刚石一样坚强的阿力玛斯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擂响了激越的战鼓，顶寒风，战恶浪，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草原上，谱写了一曲捍卫祖国民族的壮丽凯歌。

阿力玛斯之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 40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¹/₃₂ 印张 21 插页 2

1977年2月北京第1版 197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435

定价 1.20 元

目 录

序 曲.....	1
第 一 章 暴风雪是一把屠宰牲畜的刀.....	3
第 二 章 星光怎样啄破夜空的.....	30
第 三 章 高明的棋手应能看出三步.....	49
第 四 章 羊铲的把柄.....	70
第 五 章 征服了头马就控制了马群.....	91
第 六 章 急躁越多,智慧越少.....	109
第 七 章 行动比语言更有分量.....	125
第 八 章 支书的办公桌应该在马鞍上.....	138
第 九 章 头雁一定要翱翔在雁群前.....	158
第 十 章 星光闪烁在夜空里.....	184
第 十 一 章 灰狼总是独来独往的.....	200
第 十 二 章 阿力玛斯人的盛会.....	223
第 十 三 章 草原再大却没放私心的地方.....	242
第 十 四 章 遥望阿力玛斯.....	260
第 十 五 章 拒绝碰杯,令人深思.....	278
第 十 六 章 又一次寒流.....	297
第 十 七 章 花拉回来了.....	316

第十八章	查巴干池的失踪	334
第十九章	搏击暴风雪	353
第二十章	豺狼面前没有示弱的猎人	372
第二十一章	末代王公女儿的表白	389
第二十二章	种羊头说出了凶手	407
第二十三章	头马不慌,马群不乱	424
第二十四章	阿力玛斯人摇响了战鼓	444
第二十五章	风暴中又跃出一匹头马	478
第二十六章	特殊病号	502
第二十七章	神秘的凶手又出现了	516
第二十八章	狡猾的豺狼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532
第二十九章	冰峡雪谷中	565
第三十章	火燎狼窝,烟熏困兽	584
第三十一章	孤寂的“拜庆”里	606
第三十二章	马背上摔下来的人	624
第三十三章	阿力玛斯之歌是这样谱成的	645
尾 歌		663

序 曲

雪舞，风狂，草原张起碎玉网。

翻腾的乌云，象千百匹脱缰的烈马，在天池中奔驰、跳跃；有的俯首猛冲，有的昂首嘶叫，有的怒目圆睁扬起了前蹄，有的扬起鬃毛甩起了马尾。蹄一动，踢起了万朵银花；尾一扫，扬起了弥天大雪。

狂风托着鹅毛雪片在天际发野地狂舞着、怒吼着、横冲直撞着，使辽阔的草原一抹银白。

牧人们都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人会冻僵，马会迷向，狂风大雪会把人和牲畜愤怒地吞噬下去。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

瞧！远处闪现出一匹枣红马，在银白色的雪野上撒缰飞驰着。象一支脱弦的箭，穿过风障，穿过雪网，飞开四蹄，踢开了朵朵银花，奔驰着，奔驰着。

近了，近了！

骑马的人穿着件天蓝色的蒙古皮袍，腰里扎着条杏黄色的绸带，脚蹬着漆黑发亮的高腰马靴，左手控着马缰，右手扬着马鞭，紧催着骏马向前，向前！

骑在马上的是位蒙古族青年妇女。你看！她头上鲜

红的头巾在雪花丛中飞舞着，就象火炬上燃起的火焰，在万里冰封的雪野上显得更红更艳！

近了，更近了！

马背上的女骑手，仿佛钉在了马鞍上。任凭严寒侵袭，她的额际还是挂满了汗珠。头发上、睫毛上、眉宇间沾满了口中呵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任凭风吹雪打，越睁越圆。

忽然间，女骑手踩紧了马镫，提起了缰绳。只见枣红马扬起了前蹄，突然停止了奔驰，昂首向天，扬鬃舞尾地长嘶起来。但马背上的女骑手仿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神情更加镇定。她透过雪网风障，极目向阿力玛斯山望去，啊！冰封雪裹的山峦，银峰剑立、雪岭起伏、狂风嘶叫，沙石化作碎玉漫天飞舞。再看阿力玛斯山口，喷出汹涌的雪雾，发出震天的怒吼！

但是女骑手一松马缰，猛地一扬鞭，却向那里飞驰而去！

啊呀！阿力玛斯山口，那里尽是悬崖陡壁，怪石嶙峋，犬牙交错。就是在风和日暖的日子里，骑手也要勒紧缰绳，踩紧马镫，加倍小心，何况是现在？崎岖的山路被暴风雪埋没了，山洼深涧被暴风雪填平了，一不小心，人就会掉下崖头，被埋在厚厚雪层覆盖的深渊里。

可是女骑手却仿佛不知道这一切。她扬起马鞭，顶着风，冒着雪，偏偏向阿力玛斯山口纵马驰去！

.....

第 一 章

暴风雪是一把屠宰牲畜的刀

那马背上的女骑手啊，她是谁？要纵马向哪里去？

正如蒙古族的行吟诗人——“好来宝”^①歌手，在开篇唱的那样：

手拉四胡调好琴弦，

歌如清泉流遍草原；

英雄业绩随风传颂，

听我从头细讲根源。

.....

穿越过阿力玛斯山口，有一块群山环抱的高原牧场。它象一块晶莹碧绿的翡翠，镶嵌在瓦蓝的群峰之间。它是那么辽阔、那么富饶。潮涌般的马群象脱弦的飞箭，在它的胸怀里驰骋；成群成群的改良种羊象耀眼的珍珠，缀满了它翠绿的衣襟；昂首远视的骆驼，膘满肉肥的牛群，洒满了它

① 蒙古族民间传统说唱的一种形式，以四胡伴奏，有说有唱，深受牧人欢迎。

的各个角落。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牧人，把环抱这高原牧场的雄伟峰峦，骄傲地称为阿力玛斯^①山——象金刚石筑成的屏障，坚强地屹立在祖国北疆的山。同样，他们把自己的草原也称作阿力玛斯草原。公社化后，这里的牧人为了表达对三面红旗的坚定信念，又把自己的大队命名为阿力玛斯大队。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眼看嫩绿的草芽儿，已经顶破地皮萌发了。突然，一股北来的强劲寒流侵袭了整个草原。随之，暴风雪来临了，一抹银白覆盖了这高原牧场。

百年不遇的狂风暴雪，使阿力玛斯大队几乎与世隔绝了，大雪封住了唯一的通道——阿力玛斯山口。按季节来说，过冬的备用饲料饲草用得差不多了，但是眼下又什么都暂时运不进来。更糟糕的是，暴风雪把公社和大队之间的电话线也打断了。

这一切使阿力玛斯的牧人们多么焦急啊！牲畜出不了棚圈，要草、要料；牧人们去不了牧场，要主意、要办法啊！他们透过风障雪网，目光又一次向阿力玛斯山口望去，敖登格日乐在就好了！

塔瓦老大娘就是这样想着，望着。她是大队贫协主任达伦太的老伴儿。大队支书敖登格日乐到旗上去开会，被暴风雪阻挡在山那面。大队长布音吉勒格，暴风雪一起便莽撞地冲入心爱的马群，直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儿。另一个

① 阿力玛斯，蒙语“金刚石”的音译。

队委拖拉机手张军，接受了老头儿分配的任务，去寻找护羊群的小纳森，至今还没有音讯。队里只剩下老伴儿这个老队委，她的毡包便成了“临时指挥部”。各种坏消息象狂风卷着的鹅毛雪片，无情地掀开毡帘，落在了蒙古包里，飘撒在心坎上，每落一片，就让人打个寒战。

现在老头儿又冲进暴风雪中去了，但这“临时指挥部”并不安静。塔瓦老大娘早把自己的蒙古包变成了改良羊的接羔暖棚，正在为这些初见世面的羊羔子补奶。她的小孙女甘玛，在一旁捧着牛角奶壶正在忙乱着。奶奶不说话，眉宇间的皱纹织成了一张网。孙女不说话，瞪大了眼睛把奶奶的心事猜想。

夜，降临了。

风还在呼啸着，卷着雪砾打得毡包直响。时而平静，时而嚣张，象是千万匹发狂的烈马，在戈壁滩上冲撞，时远，时近，搞得人们心情好不紧张。远处，是谁家的牧羊犬狂吠起来了，霎时引起了四野牧羊犬的乱叫。听吧，风声、雪打声、狗的狂吠声……

塔瓦老大娘颤巍巍地点亮了灯。她下意识地坐在羊毛毡上，按习惯动作抱起一只羊羔去补奶。透过灯光，小甘玛望着奶奶出神的眼睛惊呼起来：

“奶奶！”

“哦！”塔瓦老大娘从遐想中清醒过来，她紧紧地抱着小羊羔又是亲，又是吻，这一切只有真正的牧人才能体会到啊！

刚才，点亮油灯那一瞬间，暴风雪的呼啸，使塔瓦老大娘想起了“暴风雪是一把屠宰牲畜的刀”这句蒙古族谚语。牲畜是牧人的心尖子，对这初见天日的羊羔儿未来命运的担忧，使塔瓦老大娘把这些小绒团团抱得更紧，吻得更亲。

是的，六十多年来的生活经历使她懂得，草原上每当一次“白灾”^①降临，会给畜牧业带来多大的损失。大雪覆盖了草原，使牲畜出不了棚圈，当备用的草料用尽后，瘦弱的牲畜抛下那待哺的仔畜倒毙了。最后，牧人们只好含泪提起屠刀，向那留下的牲畜走去……何况，这场初春的暴风雪又是百年不遇的。

塔瓦老大娘喂过了第十二只羊羔，又焦急地向外张望了好几次。蒙古包外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塔瓦老大娘不知为什么，她好象安上“千里眼”一样，总是透过夜幕向阿力玛斯山口望去。只有小姑娘甘玛了解奶奶的心意。她趴在羊毛毡上，用两只手支着下巴，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瞅着奶奶说：

“要是这时候敖登^②姑姑，穿过阿力玛斯山口飞回来有多么好啊！”

“你说什么？”塔瓦老大娘惊呼了。

“穿过阿力玛斯山口！”

“可不能，可不能！”

塔瓦老大娘急忙制止了小孙女的说话。虽然她真盼望

① 牧人把暴风雪叫“白灾”，把干旱叫“黑灾”。

② 敖登格日乐的简称。

敖登回来，可她又真怕她去闯阿力玛斯山口。

马群奔驰靠头马，雁群飞翔靠头雁。孩子，你回来吧！回来率领牧人们战胜这场风雪带来的灾害吧！不，还是等冰消雪化后再穿越阿力玛斯山口！不……真让这个老人为难啦，仿佛这一切就是要由塔瓦老大娘做出决定似的。她手脚失措地向四周张望着，好象在向谁求援。猛地，她望见了蒙古包正中毛主席的画像，眼前一下亮了起来，胸中一下暖了起来，她激动地呼唤着：

“毛主席，毛主席！”

小甘玛虽然一再声称要等爷爷回来再睡，但她还是伏在羊皮褥子上睡着了。直到黎明，她才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她揉了揉眼睛，便冒雪冲出了蒙古包。

只见一位长须如银的老牧人，肩背双杈猎枪，头戴狐皮风帽，身着瓦灰色蒙古皮袍，脚蹬满绘图案的蒙古靴子，跨着骏马，抖动缰绳，迎面驰来。

小甘玛雀跃着欢呼：“爷爷！”

这就是阿力玛斯大队的贫协老主任达伦太。以往，他跳下马来便会在铜钟般爽朗的笑声中，逗着小孙女，直到祖孙俩笑个够才为止。可是今天他并没有这样，只是把骏马拴在蒙古包前的拴马桩上，便迈着重牧人特有的步伐跨进了蒙古包。

塔瓦老大娘一看，就觉得老头子今天有些异样。刻满皱纹的古铜色大脸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两道霜花似的白色

眉毛象剑一样立了起来，满腮挂满冰碴的白须直到现在还根根直竖着，一双眼睛好象在喷火。

塔瓦老大娘深知老头子的脾气，她不愿追问根源，再点燃老头子的火，只是默默地端上了热腾腾的奶茶，黄澄澄的炒米，香喷喷的手抓羊肉，然后向小孙女使个眼色。小甘玛识眼色地马上跟在爷爷身后，准备帮爷爷脱下那双沉重的香牛皮靴子。

老头子绕过满地的小羊羔儿，靠着被褥坐下来，看来气还没有消多少。直到他心爱的小孙女为他脱掉了靴子，帮他梳掉了胡子上的冰屑雪碴，直到有一只顽皮的小羊羔跳到他的身旁，舔着他的手，亲昵地“咩咩”向他叫的时候，他心头的雪块好象才融化了一些，脸色才逐渐恢复了正常。几碗奶茶下了肚，他才开了口，象自言自语，又象对家里人说：

“敖登格日乐说得对！”

小甘玛惊喜地欢呼：“姑姑回来啦？”

“没有啊！”老爷爷爱抚地拍了拍小孙女的后脑勺说，“虽然她人在山前，可她的声音却在阿力玛斯回响。她常说：要当个好牧人，首先必须是个好猎手！”

塔瓦老大娘预感到队里出了什么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老头子在“啧啧”地夸赞敖登的同时，仿佛为了印证她的话，从蒙古长袍的上衣襟中掏出一卷被刀割断的皮绳子，用力掷在桌上，感叹地说：

“布音吉勒格！你枉被人称为牧人啦，你怎么让豺狼钻

了空子？”

老头子直到现在还为布音吉勒格在暴风雪中擅离职守，一头钻入心爱的马群，至今不归的行动感到由衷的不满。虽然大队长已经四十多岁了，老头子还是感叹地责怪他：

“这孩子，这孩子啊！咳咳……”

塔瓦老大娘心疼地安慰着不得安静的老伴儿，轻轻说：“布音吉勒格是担心队里的马群被暴风雪打散嘛！”

哪想这更惹老头子不高兴了。他白胡子一撇一撇地冲着老伴儿来了：“我问你，在暴风雪中，大队长的岗位应该在哪儿？嗯？”

塔瓦老大娘知道还是不回答为妙，低着头用牛角奶壶为小羊羔补乳，猜着出了什么事。

老头子见没有反应，声音似乎小了些。他望着老伴儿，很有分量地叫了声“同志”，然后喝了口奶茶说：

“牧人们常说：‘豺狼和灾害往往是双胞胎’！可他倒好，一听起了暴风雪，丢开了大队不管，一头扎在马群上。现在正是接羔保畜的大忙季节，处处有事，处处有矛盾。矛盾——知道吗？哪一样不需要大队长解决？哪一样不需要大队长坐镇指挥？嗯？”

塔瓦老大娘开始不服气了，她轻声反驳说：“布音吉勒格可是个好队长，他有颗金子铸成的心！”

老头子沉痛地回答：“可少几个窍！”

“少几个窍？”

“是啊！他只顾了马群，可忘了咱那珍贵的‘阿拉坦’种羊！”

老大娘和小孙女的心同时提了起来，不由地“哦”了一声。

达伦太越说越有气：“暴风雪一起，他就命令索布姐把种羊圈在羊栏里，去帮助放驼人图布欣收拾驼群。索布姐临走还一再告诉他要小心，他还嫌孩子多嘴，说什么种羊棚圈就在大队办公室旁边，有他在队部坐镇，哪个骚狐狸敢到老虎嘴里拔牙！这可好，话刚说完他自己就忘了，等孩子一走，他就冲向了马群。这回呀，骚狐狸不但要拔牙，而且要掏咱们的心。等索布姐一回来，啊！羊栏的皮绳被砍断了，种羊被暴风雪卷在冰天雪地里没了踪影！”

塔瓦老大娘再次“哦”了一声，牛角奶壶失手掉在了地上。小甘玛怀着草原上孩子特有的感情，焦急地摇撼着爷爷肩膀说：

“现在呢？”

“找见啦。可摔坏了一只，丢了一只，雪地上还有血。”

蒙古包里静极了，仿佛为了衬托人们不安的心情，毡包外暴风雪也停止了呼啸。

摆在小矮桌上的手抓肉凉了，奶茶冷了，就连黄澄澄的炒米也好像失去了光彩。人们哪有心思看这一切啊，他们都在想着种羊！

塔瓦老大娘抚摸着改良羊羔，想啊，想啊。她想起了公社化后，是敖登格日乐亲自运回这批种羊的。这些家伙都

有小牛犊那么大，长着一双弯弯的角，裹着一身厚厚的绒毛，默默地站在草原里，多么惹人爱啊。她记得，敖登首先在自己的畜群上展开了试验。为了给公社培养出这种个子大、绒毛多、抗病耐寒的本地改良羊，她没日没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当自己去安慰时，她亲切地说：“老额吉^①，公社化为牧业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咱们现在不单单是在改良本地羊，而是要以实际行动说明公社化的无比优越性啊！”

多好的孩子啊！在草原上浇下汗水，就能开出鲜花。塔瓦老大娘清楚地回忆起，就在那年秋天，公社的改良羊群，就在阿力玛斯的绿野里大放异彩，绒毛多细多白，个子多大多壮啊！当年生的羊羔子竟比本地羊的二齿子^②还大，怪不得就连富裕中牧艾力克，也想把种羊偷去给自己的自留羊去配种。

达伦太捋着胡子，想啊，想啊。他想起了在这场牧业革命中，不但有旧的习惯势力阻挠，而且阶级敌人也在暗中诅咒。那貌似温顺的末代王公女儿，背地里就指着种羊骂道：“公社化把什么都化没了，还从外地引回这么些蠢家伙，快把我家的羊都糟蹋得认不出来了。快死绝吧！”对这一切，敖登曾多次提醒说：“要提高警惕啊！”但是，布音吉勒格竟然让豺狼钻了空子。

达伦太老爷爷又想起了他和索布姐，追寻种羊一直来到了风雪怒吼的冰峡雪谷中。好恶毒的阶级敌人，借着寒

① 妈妈。

② 一岁羊。

流的逞狂，竟把珍贵的种羊赶到了悬崖绝壁上，妄想让暴风雪吞噬掉这公社的宝贵财富。多亏了草原女儿奋不顾身，英勇抢救，才把种羊挽回到安全地带。但是失掉了一只，在那背风的雪洼里，还发现了殷红的血迹。几乎变成雪人的索布姐眼睛里冒着火，愤怒地喊着：

“是谁宰了队里的种羊！”

暴风雪啊！给豺狼扬起了隐藏的雾障，又给豺狼扫去了活动的踪迹。达伦太老头正在思忖着，在头脑里捕捉屠宰种羊的凶手。小女孩甘玛悄悄向奶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又引起了老头子的莫大焦虑：

“奶奶，张军叔叔找到了小纳森吗？”

奶奶没有回答，只见老爷爷“哦”了一声站了起来。昨夜寻找种羊的连续战斗，使他暂时忘记了这码事情。现在，经小甘玛这么一提，老头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刚一站起来，马上感到头是这么昏晕，他晃悠了两下，忙扶住蒙古包的哈纳^①站住了。

老伴儿心疼地说：“我去，我去！”

老头儿挥了挥手回答：“看好你的羔子吧！”

他挣扎着戴上狐皮风帽，绕过满地的改良羊羔就要走，塔瓦老大娘忙扶住他，忧虑地向他建议：

“老头子，队里的事情比牛毛还要多，敖登又不在，是不是请教一下道达力嘎^②，他正好在咱们阿力玛斯……”

① 蒙古包用以裹毡片的那圈木条构成的支架。

② 首长的统称。